

寂寥春欲晚 雨润槐园路

■倪 莉

题记：在尘世间，我们都是背着行囊的过客，为了寻找心中那片不染尘埃的世外桃源，岁月年轮，浮生姿态，就这样辗转于颠沛流离中。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远方，总有一天，那些路过的依稀风景亦成经世古卷，冲淡了离合，熏染了时光，载入生命这泛黄的扉页。

细雨绵绵，春寒漠漠中应文友邀请，踏入了寂静的槐园三槐堂。许是天色渐暮，四周沉寂，尘喧不惊。心如刚饮尽一盞陈年普洱，甘醇未敛、沉静素远。那些花花草草和各种树木，新发的枝丫在细雨的润泽下，叶脉流碧，青翠欲滴。心禁不住为之一震，似乎红尘滚滚被这些绿色所阻隔，远离了尘嚣，这传说中的三槐堂是如此的清谈简美，沉静闲适。

顺着小道，漫步走去，友人亦跟随指点其中景致。所谓三槐堂，源于园内三株古老的大槐树，更源于园内遍植的众多名贵槐种。槐树，又叫国槐、家槐、中华槐，遍植于我国大江南北。且因寓意“怀念家国”而备受游子们的青睐，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物之一。后人亦用三槐比喻三公，成为三公宰辅官位的象征，槐树因此成为中国著名的文化树种。几个世纪以来，洪洞县古大槐树迁民遗址，被海内外众多华夏子孙喻为“家”、称作“祖”、看作“根”，成为中华民族心中的故乡、精神上的家园。

每年的四到五月份是槐树的花期。等到满树的槐花尽开，那一簇簇雪白雪白的花朵在碧绿的叶子的衬托下，显得分外美丽纯洁。欺雪赛玉的花蕾紧紧凑凑，簌簌娑娑，像一串串诱人的葡萄重叠倒垂在枝头，满园的香气氤氲，中人欲醉。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诗“槐花满院气，松子落阶声”来赞美槐花香气的优雅静谧。

而在宋代词人刘辰翁的句子里，更是赋予槐树清高耿介、淡泊清旷的气质。有词曰：“灯共墙檠语。记昨朝、芒鞋蓑笠，冷风斜雨。月入宫槐槐影澹，化作槐花无数。恍不记、鳌头压处。不恨扬州吾不梦，恨梦中、不醉琼花露。空耿耿，吊终古。”槐树全身是宝，槐花药食两用，仅《本草纲目》里有记载的经验方就有几十种之多。

亭畔有流水潺潺，从小桥底处通过。溪畔横枝清浅，杨柳清阴依依；紫葳和碧桃等花木在枝头姹紫嫣红，花间幽香浮动。密林

气味清新，到处弥漫着植被生长的青涩味道。淡淡细雨化为浓浓的水雾，似乎伸手一抓，就能撮出一汪绿芽来。稍带冷冽的风轻拂过来，带着不知名的花香，清凉舒适得让心也轻快起来。

为继续寻觅清幽风景，我们信步过了石亭，随一道青砖砌成的小径步入林间。路畔有翠竹丛丛，那柔软的竹梢带着嫩叶，多情地牵起人的衣襟。人间四月春光无限，处处芳菲开遍，林下到处都是不知名的小花，叶脉翠色可喜，花蕾含苞待放。那淡紫色的小花花，细腻精致的花瓣，鲜嫩醒目的颜色，好像丁香色的姑娘一样雅致可爱，让人心生欢喜。远处有低低的鸟鸣声传来，婉转清越，低声唱和，心情也被涤荡得清爽空旷。

寂静小径幽深漫长。树与树之间铺满了郁郁青草，枝与枝的留白处新生嫩芽舒展。四处杳无人踪，颇有一些“空山新雨后”的清爽与恬静。密林深处，大概是因为鲜有人至和春天的缘故，石磨砌成的踏步几乎被新长出的花花草草所隐藏，只有偶尔露出的石角上苔痕深绿，沧桑满面，似乎隐藏着久远的不为人知的故事，等着某个机缘，被人一一捡起。

中国人幻化园艺之奇妙，就是随势造景，化腐朽于神奇。一个普通的园景，在妙手慧心的营造下，足以穿越数千年的文明沧桑。建设者将心中的山水，及对文化的感悟、内心隐藏的情感胸怀，绘成一幅锦绣万千的画卷，让千万个后来者，在优美的景观中感悟其间隐藏的玄机和意境。当然，这极考验蓝图设计者的格调、胸襟、品味和布局规划的能力。我们今天看三槐堂这简单的小径、寻常的花草，看似简朴自然，却能够在移步之间变幻出无穷的意境，让人咀嚼出千种韵味、万般情致。或许，这就是初建者用心良苦、匠心独到之处。

继续踏着低洼处有点积水的青砖小道，一路走去。不经意间，路边闪过石头砌的水槽，有几丛菖蒲在其中拔节生长，粗长粗放的，有着一一种山野的美，和周围景色浑然一体，毫不突兀。于秦代就设县的沈丘县，是中原文化交流传播集散地之一，家喻户晓的《千字文》在南朝时期，由沈丘槐店镇的周兴嗣创作而出，流传至今。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崇拜由来已久，龙生九子的传说不绝于耳。林间小道边，有一些造型各异的

石像映入眼帘。友人笑道，这可是当年费了不少心血挖掘出来的九子石像，本着最大限度地保护民族文化，逼真还原了古老传说中九子的“真面目”。那一个个古朴沧桑的石雕，充满了历史的尘烟感和厚重感，让人眼前一亮。

这景色大概是入了心。眼前的春，亦变得和别处有一些不同。同样是姹紫嫣红开遍，眼前的花花草草，却自有一种不可言说的风流韵致在其中。或许，这世上所有的风景都是出自内心的感觉。如梦飞花，如丝微雨，越是美好的东西越是感性。佛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大抵是有道理的。

随青砖小道走到一处清瀑飞溅的假山石旁。瀑水顺流而下，溅起的水花飞扬，雾气升腾，青烟冉冉。“玉萍掩映壶中月，锦鲤浮沉镜里天”，溪水汇成浅池，几尾红色的锦鲤，追逐着池畔飘落的落花，时而摇曳多姿吐着水泡，时而摆动尾巴溅起水花。生机盎然，妙韵神会。

沿流水而下，曲溪浅湾，漪涟点点。有几树樱花盛开正艳。那深深浅浅的粉色花瓣骄傲地在枝头绽放。花瓣重重叠叠，花芯鹅黄明艳，娇艳妩媚，风姿绰约，让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春天很短，短到稍纵即逝。雪中寻梅的情节，仿佛近在昨天。如今又到仲春时节，蝶舞花飞，落红满径。流年的兰舟，已停泊在夏日的渡口。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生有缘曾和我同船共渡的人啊，是否安好如故？

我们因深爱而牵挂，因深爱而羁绊，因爱到极致而无怨无悔。纳兰有词云：“风絮飘残已化萍，泥莲刚倩藕丝萦。珍重别拈香一瓣，记前生。”

其实关于三槐堂的传说，有太多的文人墨客愿意笔墨相染。三槐堂和它背后隐藏的槐文化，是起源于山西大槐树的传奇故事，还是起源于我们骨子里那种血脉贲张的涌流？多少代人碧血丹心不悔地追寻，如今却是谁一生执着的情愫？是谁一世魂牵梦绕的牵绊，又是谁一个人的落寞悲喜？也许，“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总有一些东西，不允许被时光消磨遗忘。关于三槐堂的传奇际遇，注定有一段故事，要随流年记忆，或悲，或喜，记载在历史的尘烟里。

陪娘看戏

■焦中跃

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客厅厨房，都能听到娘的唱腔。几个邻居拿着扇子，在树下乘凉，围着娘，让她吼几嗓子，娘便会毫不羞涩地唱道：“翻过了一架山，翻过一道弯……”唱完之后，大家都会拍手称赞。

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我高考落榜，和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失之交臂。我整日消沉，脸也不洗，床也不起，饭也不吃。娘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托亲朋好友给我找工作，最后在县塑料厂给我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确实不错，平平静静，无风无浪，我就这样干着。

有一天在报纸上突然看到了一条消息，上面说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高洁、杨华瑞、虎美玲要在我们县城有一场免费的巡回演出。看到这条消息我激动不已。想想，确实好几年没有陪娘去看戏了。低声下气，费尽口舌，终于跟经理请了一天假。

回到家跟娘说了这个消息，娘比我还激动，说去，一定要去，还问我王善朴不来。

戏台下人挤着人，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其中有一个中年妇女，穿着一身新衣，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台上的演员。这是俺娘。

娘是一个标准的戏迷，虽说仅初中毕业，大字不识一筐，却能把越调《收姜维》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娘这个人不仅喜欢听戏，也喜欢唱戏。

每个星期天，娘都会早早做好晚饭，吃过饭便会拉着我在电视机前等着看《梨园春》。里面的演员唱《花木兰》，她也跟着唱《花木兰》，人家唱《红灯记》，她也唱《红灯记》。那腔调，那动作，你别说，还真像。

如果听说哪乡或者哪庄搭台唱戏，不管是七里八里还是三四十里，娘都会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早早出发，其实就是为了抢一个靠近戏台的位子。搬个马扎坐下，娘把我抱在怀里。娘会给我买一个冰糖葫芦或者棉花糖，这样可以防止我哭闹，以免影响她看戏。我小时候也是非常乐意陪娘去看戏的，不仅能看到热闹的场面，还能过把嘴瘾。



是谁挡住了我的视线

(外一首)

■路 雨

城里的小区
宛若一片片失控旺长的竹园
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
宛若雨后斜生出的竹笋
茂盛地生长
一片叶
抢占着另一片叶的空间
一片叶
阻挡着另一片叶的视线

住在高楼之上
我的视野突然变得狭窄了
前面是楼房
后面还是楼房
还有那些正在施工的
密密麻麻的钢筋水泥丛林
正在一点一点
挤占着城市的空间
正在一点一点
蚕食着我们的视线

我被嵌入一个狭小的空间
我的视线突然变得那么有限
站在阳台之上
已经看不见昔日山的轮廓
河流远去的背影
以及缠绕在村庄上空的袅袅炊烟
我只能享受到一点吝啬的阳光
从楼缝间斜刺进阳台
那么短暂
便匆匆地仓皇离去

仿佛与世隔绝了一样
一切与我那么熟悉
一切与我又那么陌生
一切与我那么的近
一切与我又那么遥远

只有沉积在心中的乡愁
永远装得满满的

泥工

一位
最优秀的诗人
瓦刀是笔
用混凝土做铺垫
把一块块砖头
当成中国汉字
分行垒砌
细腻工整
让每个棱角分明的文字
韵味十足
激情飞扬